

孟子新讀本

上册

孟子新讀本第二篇上

唐文治蔚芝甫著

公孫丑篇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此章氣勢發皇。為陽剛最美之類。實生過秦論第三篇實本於此。

朱注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

方云二句撇筆輕快。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而孟子又嘗曰。齊東野人之語也。蓋齊俗急功利。喜夸詐。風氣閉塞。所見者小。故為當時君子所菲薄。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爾何曾比子於是。

方云管仲功大。晏子功小。引曾西之不屑為管仲。則不屑為晏子。意在內。一筆作兩筆。文法之簡括。於此可悟。

朱注曾西曾子之孫。先子曾子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張氏云。夫以子路一匹夫。事業曾未著於當時。而曾西聞其名。則蹙然而懼。以爲己何敢與之班。管仲爲齊卿相。九合諸侯。一正天下。功業如此其著。而曾西聞其名。則蹙然不悅。以爲何乃比己於是。果何意哉。此學者所宜精思。力體以究其所以然也。一言以蔽之。亦在於義利之分而已。子路在聖門。雖未班乎顏閔之列。然觀其進德之勇。克己之嚴。蓋有諸己。而充實者。其用力於斯道也久矣。雖其事業不著於時。而其規模固王者之道也。至於管晏朝夕之所以處己。處人者。莫非圖功而計利耳。故得君之專。行政之久。而其事業有限。蓋不出於功利之中。君子不貴也。然則其意味相去。豈不如瓠飲之於美玉乎。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管仲天下才也。而孟子不屑爲之者。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先詐力則不誠。不誠則凡事皆有爲而爲。飾僞浸於人心。而天下受其害。是以孟子深斥之。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易也。辨王霸是孟子一身大學問。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蘇云一句擺脫
文絕而意未絕

方云此節又一
大翻波瀾更肆

方云此數句作
上下關鍵局更
奇橫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張氏云。文王何可當。謂文王之德之盛爲不可及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其間如太甲。沃丁。祖乙。盤庚。皆賢君也。而太戊。武丁。則幾於聖矣。賢聖之君相望如此。其志氣之所感發。德澤之所漸被。爲何如。紂去武丁之沒。實百十有一載。而孟子以爲未遠者。蓋武丁之澤其流長故耳。故家遺俗之所傳流。風善政之所被爲未泯沒。而又有賢臣以輔之。故雖以紂之無道。亦在位三十四祀。而後周代之所謂久。而後失之者也。然以紂有天下之大。而周卒以百里興。亦可見文王之莫可當矣。此論其理勢之然。非謂文王有取商之心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齊人之言里諺也。鎡基田器。耒耜之屬。

此節氣更震盪
用譬喻語頓住
尤奇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節指勢而言改猶從新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節指時而言幽王之後王者不作久矣故曰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漢賈生云寒者利裋褐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蓋處亂久則望治居危久則思安此人之大情也聖王撥亂反正非利其時機也道在秉公心以行仁政而已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此言感化之易也然德貴乎積不積不行孔子蓋指盛德者而言孟子特引之以證其易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

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羅氏羅山云。世俗之見。動謂儒術迂疏。不能切時勢以立論。予謂善用時勢者。莫如真儒之經濟也。蓋急小利。圖近功。逐時。逞勢。以遂一己之私。每至坐失機會。不能成王業於天下。此甚暗於時勢者也。惟道德之儒。本原素裕。時有可爲。不難返運。會於皇初。勢有可憑。不難沛仁義於海內。蓋有其德。則可乘時勢。無其德。雖有時勢。亦難爲功。向使孔子乘管仲之時。勢尊周室。桓夷狄扶綱。植紀一本義禮之正。則春秋可以不作。孟子乘戰國之時。勢以行道於天下。發政施仁。王業不著。則嬴秦之毒。可消。惜乎徒託之空言。不獲見諸實事也。孟子而後。時之有可爲。勢之有可乘者。不知凡幾。漢高乘秦項之亂。而王關中。太宗乘六朝之後。而起太原。皆得乎時勢者也。特以區區智力行乎其間。不能修德以治之。三代之天下。遂終爲漢唐之天下。惜哉。愚按倒懸者。言其困之極。而望救之切也。此節更推言之。蓋孟子屬望於當世之人。主不僅爲齊國言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四十不動心。即孔子四十而不惑窮理至此。幾於盡性之域矣。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

蘇云一轉
先伏告子而下
忽論黝舍是文
字布置要著之
法
蘇云二轉
體會數虛字爲
北宮黝不動心
之學

體會數虛字爲
孟施舍不動心
之學

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勇士至此確有壁立千仞氣象。故孟子取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勇士至此確有從容鎮定氣象。故孟子取之。蓋國多俠士。則民氣易以強。然苟無道德以範圍之。則適以長囂然不靜之風。而啓天下之亂。讀史記游俠列傳。未嘗不神往而深惜也。北宮黝。孟施舍。皆俠士中之佼佼者。然而皆血氣之勇也。天下有大勇焉。道德備於身。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其可爲俠士之師也已。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任氣而不動心。與明理而不動心。正大有別。此節因論心之氣。而將論心之理。故以守約二字轉入。曾子之言。實則孟施舍之守約。所謂能無懼而已者。亦不過守心之氣而已。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蘇云三轉

以上為一段專論不動心由孟貴而及告子遂及北宮黶孟子舍又及曾子為夏末以曾子為一結束文法極參伍錯綜之妙

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節係論心之理與任氣者氣象雖略同而重讀自反二字其治心之學則與任氣者迥不相同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此節結出理氣本旨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羅氏羅山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集注謂強制其心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助字從下節配字來孟子之不動心是平日有集義工夫養成此浩然之氣足以配道義告子之不動心則惟強制之於臨時不為所動雖心有所不安祇是一味割斷罔所顧惜不必求其心之懷使氣不餒之足以助我之道義也佛老之教所以能去君臣棄父子離夫婦兄弟皆以此也

愚按不得於言四句均是治心中之把截法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足以泯怒所以為可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不動心法乃是釋氏完其本無之旨以言為答顯即以理為障礙告子之學本以無善無惡為宗旨正如後世陽儒陰釋之徒守其塊然不用之知覺靈光雖葆而性理全乖所以為不可也志為氣帥氣為體充持其志無暴其氣則此心清明廣大物來而順應矣此

蘇云四轉

以上為一段專論吾人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

蘇云五轉

此節為自言所學

吾儒不動心之學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王氏船山云集注云蹶顛躓也顛躓者固非心之過抑非氣之過不得云是氣也且顛躓則形氣交為之動而不但動其心矣按許慎說文蹶跳躍也故漢有材官蹶張言能跳躍上車也踐地安而始舉足曰步流水步曰趨跳走曰蹶蹶蓋趨之甚者方蹶則心為之揚厲方趨則心為之悚敏故曰反動其心趙注云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殊為無謂集注因之過矣羅氏羅山云如人有一件可惡底事來自家心下不能容他則怒氣因之而發此志動氣也及發後不能節制忿怒之氣至於不能自禁發之過當此氣動志也凡喜怒哀懼言笑舉動往往有氣用底時候此心反不能主張他如士卒驕悍大將之號令不行因而致敗者多矣孟子舉趨蹶為喻只就其粗且顯者言之耳愚按不動心而推極於蹶與趨斯為精細之極足徵持志與無暴其氣均不外居敬二字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陸氏樅亭云朱子有云養氣一章只是要得心氣合夫心必合氣而後始可謂之心雖氣言心心非心矣故孟子養氣之學總不外持志而告子不求氣之學并不動心亦非一則合氣於心一則離心於氣也陳白沙詩曰時時心氣要調停心氣工夫一體成莫道求心不求氣須教心氣兩和平善哉言乎又云持志所以無暴其氣然著意持志亦易動氣蓋於持急迫則氣拘而不得展反生差錯皆所謂暴其氣也說一養字最妙便有從容不迫之意正可濟持志之過

愚按知言養氣乃不動心之切實工夫知言為窮理之根源正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異養氣為正心之萌抵亦與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異孟子一生學問全在於此學者切宜領會而善學之

方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我知言不動心者吾浩然之氣下却先承文法變幻處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

羅氏羅山云天地之氣本自浩然充周宇宙而不見其稍虧一何大也流行古今而不見其或阻一何剛也人秉此氣而生故皆有此浩然者其大也則萬事萬物莫不可以有爲其剛也則凡富貴死生利害禍福皆不得而阻之特人自蔽於物欲大者失其爲大剛者失其爲剛故與天地不相似耳惟能直養而無害仰不愧俯不忤此氣自可充塞宇宙而無間矣蓋天人一也吾身之氣即天地之氣自反不直以任一己之事而不足自反而縮以贊化育而有餘古之人所以能位天地育萬物者亦以其能養此剛大之氣足以當其任而不動心耳人何可自失其養哉

愚按凡人之生莫不秉天地至正之氣而有存有不存者養與不養之別即其人直與不直之別也論語云人之生也直唯直而後有生氣有生氣然後能自養也易傳云直其正也君子敬以直內惟正而後能直能直而後能葆天地之正氣而其功則原於居敬也塞於天地之間所謂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天柱賴以立地維賴以尊是何等氣象今人自命爲巧妙吞吐其辭險說其行自負其七尺之軀而跼蹐以自喪其正氣何邪亦曰不直而已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天下事皆理爲主而氣爲輔配義與道者道義爲主而氣爲之輔也唯道義愈精遂則氣愈無餒若道義有一分之欠缺則氣即有一分之餒無是二字當活看配義與道其始在辨一介之取與其終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方爲能全其分量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羅氏維山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此理此氣本是一齊付與。各無缺欠。緣人爲物欲所銅。行事不能合宜。義理日喪。故氣日餒。惟能克去己私。順道義而行之。此事求合乎義。彼事求合乎義。義漸集而漸多。斯氣漸生而漸長。故此浩然之氣必由集義而生。非謂止行一兩件好事便可掩襲此浩然之氣。便可當大任而不動心也。蓋義集得一分。其氣亦長得一分。義集到十分。氣亦足到十分。苟事已九分。九釐九毫合義。而有一毫未合。此理有一毫之缺損。此心即有一毫之愧怍。此心有一毫之愧怍。此氣即有一毫之虧欠。亦不得謂浩然之氣矣。事雖在外。而裁制之以合乎義者。則在乎心。告子不知義爲吾心之固有。而以爲外。則不能集義矣。不能集義而欲其生浩然之氣。豈可得哉。

愚按集義之始在辨義。其終乃能精義。辨義自知而言。集義自行而言。至精義則知行合一矣。朱子注集義猶言集善。可見集義全是積累功夫。義襲而取者是爲虛僞之氣。唯其作僞也。告子外義由不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旨處。物仍在於內也。義內義外之辨。孟子問公都子章最爲精覈。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忘與助長皆治心之弊。而助長者爲多忘。則氣餒助長則任氣而動。其心忘者。毗於陰。助長者。毗於陽。忘者柔惡。助長者剛惡。

蘇云。明先提
何。此
法一
以上數語爲一
段。是義氣學問

此節自爲一段
是知言本領

忘之誤在專以無爲爲宗旨如虛無之學是也助長之誤在專以強探力索爲精神如縱橫之學亦是也人之心中無不善苟得其養則吾心之氣自與天地之氣相接若不得其養而以盛氣凌之傲氣中之僞氣雜糅之則心苗立槁矣故忘與助長二者固治心之大弊亦養氣之大害也

何謂知言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羅氏羅山云問說淫邪遁之詞甚爲難辨知言之功當自何始耶曰惟先深格物致知工夫將聖賢大中至正之道辨得明白表裏精粗毫無蔽則彼說來前便能燭其病之所在否則我之理未明彼之說可聽不惟不能辨其是非將有墮於其中而不自知者權衡既設輕重不可得而淆繩墨既立曲直不可得而混欲知言者詎可不窮理哉
愚按朱注云誤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是故由誤而淫而邪而遁此必然之理由蔽而陷而離而窮亦必至之情此正孟子闢異端之要惜也老莊申韓楊墨蘇張舉不外是四者之弊是四者之言深中於天下士大夫之心則政治可知矣故君子之立言也首先戒諛其治心也首先戒蔽一入於諛而淫而邪而遁遂至於不可究詰一入於蔽而陷而離而窮亦至於不可挽回而政治遂大受其害朱子訓詁爲偏陂訓蔽爲遮隔惟有偏陂遮隔之心術而後有偏陂遮隔之政令如是而天下否矣然則在上者之心術可不慎哉可不懼哉

知言爲君子窮理之先務同一言也聖人聽之在此庸人聽之則在彼君子聽之在此小人聽之則在彼善人聽之在此惡人聽之則在彼天下之言萬殊而聽之者亦萬殊焉惟聖賢爲能正一己之心以察天下之言易繫辭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

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亦知言之學也惟能正其心乃能知天下之言能知天下之言乃能知天下之心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善爲說辭即聖門言語之科善言德行即聖門德行之科以孔子之大聖而云我於辭命則不能可見辯學爲自古所難學者所最當究心者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學不厭即近世所謂智育五德中以仁智二字尤爲親切有味智者動仁者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聖功之本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聖人德行學問無所不包有聖人之一體蓋得其學問之一端具體而微謂具有德行之粹美而未造於學問之極功也

蘇云十轉

以上三節爲一段折出願學孔子

蘇云十一轉

蘇云十二轉

以上兩節爲一段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戰國時無有能尊孔子者尊孔爲孟荀二子之特識而願學孔子尤爲孟子之特識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之學出於曾子得師法之真傳故尊崇孔子如此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仁之至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義之盡也行仁所以愛人精義所以自處聖人謀心之學雖百世皆同也

方云宰我之言
有若三賢之言
亦是知言方能
說得的當不易
孟子非知言亦
不知三子之言
之確篇終引三
子之言極力贊
歎孔子所以舉
寫願學孔子之
神故後一大段
相似與前一大
相與而神理融
貫不可思議

以上四節為一
段皆孔子論贊
而孟子自己不
著一語可云高
絕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此說恐未明晰蓋堯舜昌明政治孔子開宗教育政治為事功之本教育則從事功德行之全此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見禮知政五句實指孔子而言（注以為子貢自言者恐未是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所以品評列代之得失是非而折衷至當也莫之能違言莫能違孔子之評論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大戴禮記易本命篇曰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爲之長裸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類也義即本此聖人之於民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聖人豈生知哉由於學而已矣學之道奈何當自此章知言養氣始知言本於窮理養氣本於居敬然則學聖人之道不外居敬窮理而已矣有爲者亦若是自古以來豈真有天生之神聖哉陸桴亭先生云走獸不能爲麒麟飛鳥不能爲鳳凰而惟民則可勉爲聖人此人所以爲萬物之靈也然則類也萃也可自安於類自處於萃而不求其出乎拔乎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假者有借之義亦有僞之義假仁者憑恃其勢力而假借乎仁之名其名非不仁也然而僞也其僞奈何如齊桓之侵蔡爲蔡姬也蔡既潰矣乃遷怒於楚無名矣乃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皆僞也晉父因民未知義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因民未知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因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義也信也禮也無非有爲而僞也皆僞也然而能霸者齊晉皆憑恃大國之勢力故必有大國而後可以霸若夫王者則不待大其心惟至誠惻怛修德行仁以合於天理之公非期於王天下也而王自隨之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章以仁則榮
二句作主作一
提其政利仁則
榮者意及是時
般樂意放不仁
則惡者居下則
下以如惡之求
禍句則因禍求
自己求之串下
一則引詩單言
遠辱之道一則
引詩書雙結榮
辱二字文境整
齊縝密之至

以力服人者專恃壓制民非心服而力不足故不可以久久則散矣離矣發之暴矣中心說而誠服德之感人深也無恃乎力也天下之道不敢與不忍而已不敢不服者勉強之道可暫而不可久不忍不服者自然之道歷久而不渝以力服人者不敢不服者也故五霸之興少則一二十年多至數十年而止以德服人者不忍不服者也故三王之興或二百年或七八百年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心迹公私之判其明效蓋彰彰矣孟子曰以力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與此章同意蓋以善養人者有漸漬教育之功以德服人者有慈惠周普之效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文王之聲教訖於四海也曷為而閑寂於後世也乎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

仁者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注意於教養兩端則名譽歸之人心附之夫焉得而不榮不仁者反是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國家之於人才猶魚之於水鳥之於林也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故用人為國家之先務而用人尤在知人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先賢而後能德為主而才為輔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此節宜熟讀周情孔思悉寓於此凡人莫不惡受侮而又不能自治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自治何難在平日於用人行政加之